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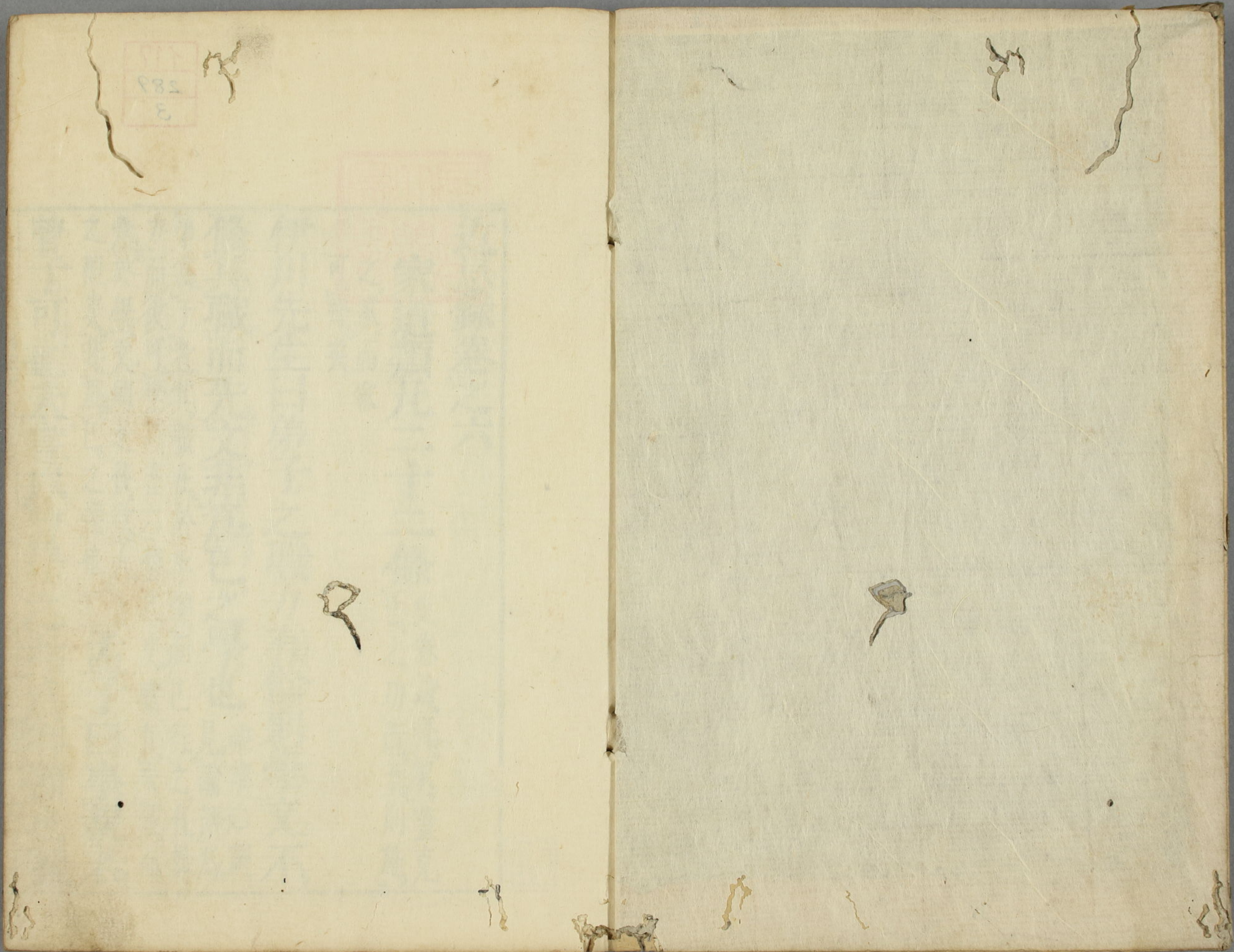


近思錄

六至九

服部文庫
117
289
3





982
3

R

R

117
289
3



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類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

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

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說見論語為

弟為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



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

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

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

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

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王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遠

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實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

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

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

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

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

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

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

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九陽爻而二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

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一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卦相親附猶骨肉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

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上九威如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已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懼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修身則尤為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

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
遺書繫甚重豈可忽哉下同○人無父母生日
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其
慶者可矣具慶謂父
母俱存○問行狀云盡性至
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
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
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
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
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

物皆由是推之人人能盡孝弟之道貴而充
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
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
曰若夫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
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
命事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
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
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
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
即其粗而精實具本然今時非無孝弟之
未精粗非二致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之今

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克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

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

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

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

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

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

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此

人情哉著意安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排解是私矣

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

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已子又問天性自有

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

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

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

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

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

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

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聖人所為至王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婦人從一而終者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也再嫁為失節

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
 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
 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程
 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
 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

子乳食二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
 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
 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五五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
 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
 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
 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
 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

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
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謂保任使之人仕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
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
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
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
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
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重而

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
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
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日臧女僕日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
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
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
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

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羹也禮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

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使人代為之孝敬之心安在○舜之事親有不悅

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
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為主非其甚不得已者
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
辨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不易則亦不安
矣橫渠記說○所謂養志者也○斯干詩言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

斯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
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友弟不友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兄不友而廢其友弟不可學兄而廢其恭○人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
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
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

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漫則棄其本
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
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
可學耳語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終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類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蒙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

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
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

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

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

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

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

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

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

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

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群然相比而非

比而非可久邪媚求比而○履之初九曰

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

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

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

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賢者則安履其素

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

有為而無不善

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

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

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

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大人於否之時

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

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木以道而身

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

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

所撓屈道則亨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

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

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

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

故曰貴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

位也貴之初九所貴在下故為趾為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誼為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
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
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大公有知止足之道
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有量能度分安於
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有清介自守不屑
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所處雖
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
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

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
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象謂其志可
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
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
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為遯二陰初長
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一中正而
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於遯雖
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
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
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

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

之於漢置是也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

道未○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

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

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

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

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

傷猶未顯而爻之辭曰君子于行三日不

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

也楚主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

楚人將鏹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

為過其後申公受晉靡之辱至是欲去而

不得○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

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

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

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

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在下則

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

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

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心人愈不信則

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

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然聖
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無咎
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
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
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
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為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
容有為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
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
者知幾而固守聯卦六三象傳賢者順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君子當困窮
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
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
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

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
 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
 何益行吾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
 義而已
 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隕獲猶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
 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
 矣困卦九○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
 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
 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
 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
 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捨為行
 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
 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
 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
 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
居得中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
故曰應上交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
時則可矣居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
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

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如二之才德當進

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

時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

征征吉○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

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

有實慎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為每不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

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

累矣夫如苟或之類是也

職謹擇所向則反為才業

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

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

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

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

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

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

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艮卦象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

踰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

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

者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

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

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

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

善也故曰敦艮吉 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

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

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

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

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處卦之初

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

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

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

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是非可本乎天

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

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

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

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

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若賢者則求之

要亦為中人以下者設爾

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

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

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

○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

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

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

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

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巳命不必言也○人之於患難只有一

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

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

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

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

置之後在已無關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

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

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

命也○門人有居大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

其故曰蔡人抄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

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甚

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

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

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識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

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

朱子曰管仲與實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有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

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
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
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
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
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
色懾懾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
覆推明明實
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
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
實見克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
得之於心是謂有

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
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
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
見而後
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
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
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
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

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
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
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
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
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
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
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
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
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
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大凡儒
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

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趙
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
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
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
義安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
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
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
氏惡心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
推其本心惟欲利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那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

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
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諸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
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
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
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
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先生在講
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

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州萊無

前任曆子

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

幾除侍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宜時用下
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講意謂朝廷起我
便當廩人繼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

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

時起自州萊二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

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

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

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
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
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與封親
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
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力口
與常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若是應舉
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
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
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
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漢策賢
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

就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

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
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謝曰前已嘗
選用不能罷願更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

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

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

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伊川

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其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

策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
以及策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
道是惑也○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
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
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
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
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
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或謂科
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
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于此
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外書○奪志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
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
為學但令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本以得
失為心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
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橫渠先生曰世祿之

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
 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
 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迷世風而近
 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
 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毒循理為無能不
 知蔭寵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
 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
 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
 之類循理謂服勤事
 任似迷世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

有則能忘人之勢子孟子說○人之歆動乎
 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
 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
 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
 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
 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
 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者便是罪過不
 惟不可有求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
 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
 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
 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鹿衣惡居貧賤

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况夫懷疑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終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類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熟講明之且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

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

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近思錄卷之八

親而天下踈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處然必先其難亦未嘗有能

其易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

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

女以下睽豕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

猜嫌故同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舜可居而異志

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

朱子曰釐理也

降下也媯水各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

○以上論善則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在親之道

先生惟天地之心乎
化育之資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

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故

無妄次復而曰先主以茂對時育萬物深

哉

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無妄次復亦卦

之序先主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以上論端本○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寧

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
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有天理
人慾之分綱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
常純駁之辨

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
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
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
不安之意逕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委曲小路也

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

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
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

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
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相侔然其初但
擬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朱子曰宜
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慈與傲
王嚴酷與作伯自告論王伯
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
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

下同

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
納嘉謀陳善箴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
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
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
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
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
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
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

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
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
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
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
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
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
實之意以得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
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
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此是錄卷之

四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
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王者顯
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
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無之固不
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
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
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
煦煦日日出微溫之貌
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由之時圍於三面前
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
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非唯人君比
之此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

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
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
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
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
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
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
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
也
易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
下同

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
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
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
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
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
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
曰君子
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
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且志于尊榮不明

其分而立中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
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
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
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
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
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
泰
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
弛而不立庶事沒益而無節未可以亟正

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
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
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
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
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
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
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
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
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
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
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
挺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所

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
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
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
之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
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
二者相資而後治○觀盟而不薦有孚顒
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
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
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

矣盟者祭祀之時也始盟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孰之時也左之盟之時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盟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凡天下至於一國顯顯然仰望之矣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

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太用也

噬嗑

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且睽睽中有物曰噬嗑而合之所以去其間也○太畜之六五

曰積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

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

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

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

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

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
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
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
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
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教日施
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
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
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

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
○解利西南無所往
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
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
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
大簡易乃其宜也文主八卦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
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
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

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及正理也
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
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
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法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
已安平而無
所事然興廢舉墜脩復治道以爲久
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
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
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

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
之等不殺武二思及其勢
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夫有物必有
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
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則安
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
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
卦
表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
爲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允
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

之至正至善者也允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
道不順天子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
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
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道出於天
順天矣譽出於人○天下之事不進則退
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
也表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

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
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
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
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
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
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
使民不倦○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
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
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

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

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二年丹桓宮楹之類然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

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

僖公修泮宮復閼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

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

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

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

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承形如半壁以其半

於天子之辟雍故曰泮宮也閼閉也幽陰

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

子曰是媒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閼

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治身

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治身

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

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

道唯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

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

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

○先主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治國在其中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

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
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立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

斗斛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

也各親其親則親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道公於天下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

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

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

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

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

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
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
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
必有大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
君心○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
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
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
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

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
之間又有勳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
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正玄宗
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主璘使
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徧相
於外閹豎擅專于內漢之治過於唐漢大
綱正唐萬自舉本朝大綱正萬自亦未盡
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自若世業若府兵
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汝制略放先
王之遺意故亦○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
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
同○道

之ヲ以徳齊之ヲ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

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關雎詠文主妃妣氏有幽

開正靜之徳麟趾詠文主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

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國

以一一人爲本一人以一心爲本使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矣待作於外而

後可昔者孟子二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

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

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

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太人其孰

能之

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

後必有災王欲行之蓋及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興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

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

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

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止蒙下同 ○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

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意乎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

遠之 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詩者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只給面諛

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

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

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

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

道學政術分為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子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 大都君相以父

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

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
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
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
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
摩誦音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
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
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
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
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

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間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誠行政之失不
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
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
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
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
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終

淡墨印文字，內容模糊，似為書中正文或序言。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

容闕禮樂刑政有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

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綱上

大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

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

近思錄卷之九

之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
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
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
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
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
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
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
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
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後世禮法不修
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

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
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
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
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嗚呼樂者
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復古禮不變今
不淡和與不和而已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
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

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
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
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
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
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其教
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
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
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
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

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
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
心脩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
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
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
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
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
也則又取天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
學於成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
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學官擇士入

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

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

制王之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

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不

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

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

取士者有間矣○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

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

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

尊德樂善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

之風未成三曰六官帝三主未之或改今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三曰經界制民常

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使之厚生

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

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

齒且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且蹙轉死

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

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

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五曰貢士庠序

墜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所以

明人倫化中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

行實不修秀民不養六曰兵役古者府史

於學校而人材多廢胥徒受祿

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費國力

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

昏徒之役毒遍天下不 **七曰民食** 古者民

更其制則未免大患 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

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

公私交爲儲粟之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

法以爲凶歲之備 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

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

業以救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之卑 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

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

有變通長 **十曰分數**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

久之勢 踰階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

定以檢節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好

詐讓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 ○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 **其言曰**

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

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

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

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

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

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

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

弊也泥古而不變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

治法不可用於今若且甲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曰三代之

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開

也誘也傅傅之德義傅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也後

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

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

過者未也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

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傅保之名而無其職

之教訓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

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滲乎心術則德

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

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慎之心今既不

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

在官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官中言動

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
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官官官
妾之頃猶若師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
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
王與叔虞戲削
桐葉爲珪曰以此封君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註遺書又曰某
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官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
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
高下設教之道
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
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
等法尊賢謂道德可務式者待賓謂行能
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
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
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
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
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
愛徃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

薄倫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為行誼在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在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或曰長貳得入則善矣或非其人若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主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

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

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

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為政先務度

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而姦偽無所容五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相參比也保謂相保

也凡孤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

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榮而無

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生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

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

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

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眾也而可

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

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

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
 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
 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易傳○古者成役再期而還今年春

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論采薇遺成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戍以○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伊川先生曰管轄衆而所操者常寡

近思錄卷九

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
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
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嘗謂軍中夜驚謂區畫分數之法亞
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
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臥帳中不起○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
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
立宗子法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

係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稱其先君因
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
之所謂太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
衰三月太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
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
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
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
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
事四宗與太
宗為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
四方徃徃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

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
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
人王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
樹葺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
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
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
見情不相接爾○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

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
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
下皆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王式
本注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
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
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冬至祭始
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
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
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
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

無王設兩位季秋成不物 季秋祭禘季秋成不物 忌日遷分昔考妣

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

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

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

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

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

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

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

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設道

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

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所之已不知苦況於

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

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城郭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正叔云某

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
到燒春庶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
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

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

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

結而不涣散故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

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

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

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

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

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

甲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

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

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

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

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

勢也直幹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

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

宗云

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脂諸侯為一國之王雖非

宗子亦得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邢和叔叙明道先生

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

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

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

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

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

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

其吏事操

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

通儒全才矣

附錄○探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

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

世宗命實儀汪解各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勳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早是他見得蓋說之詞○橫渠先

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

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集

下同○奸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論詳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

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刻與類曰墨辟

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刑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以緩死

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

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

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

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
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
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
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
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此皆有志未就○橫渠先生為雲巖令
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去浮華而務
實抑末作而每以月吉具
尚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
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

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
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
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
吉月朔也○橫渠先生曰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
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
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以相親蓋數十百口
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族大人眾
則服食器
用固不能齊者同宮合
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

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
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
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
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廟然親疎
有分異宮者亦使
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父子異宮爲命士
也不然則交相病矣
以上愈貴則愈嚴命爲士則父子亦異
宮愈貴則分制愈密
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

均平語錄下同○周道
如砥言其平也
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
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
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
敬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井田卒歸於封

近思錄卷之九終

